

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人物特寫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40615 版面 三版

第二章 離別夜車

大的一口，塞滿了嘴巴，心中覺得每一粒米飯都含有媽媽的慈愛，我不禁熱淚盈眶。媽媽把這些飯糰交給我的時候，必然對我上京的事憂心忡忡。我似乎也覺得，從這些飯糰傳來母親對我的祈禱——在東京不要生病，工作能得到別人的讚賞，不要破壞人欺負……我怕別人看見我流淚，於是轉向窗外吃著飯糰。

在這以後的一段日子裡，每當貞治參加學校的遠足，我都曾為他準備一些飯糰。這個時候，我總憶及母親為我做的便當，並且，將母親為子女的愛心包融在這些飯糰裡。我以為，這是母親教給我的最可寶貴的經驗。

第三章 做工當然辛苦

感恩的歲月

——王貞治母親的回憶錄

王登美 原著 林秋山 廖蒼洲 合譯

在近乎二十個鐘頭的行程中，我片刻也沒有離開座位。火車駛進上野車站時，我腰腳都痛得麻痺了。當火車一到站停下來時候，看到車窗外的媽媽迎面而來，我卻站不直身子。

媽媽在月台上，撫按著我的肩膀說：「妳終於來了，真好啊！」

這時，我長時間的緊張情緒，才頓然地鬆懈下來。

眼花撩亂看東京

「媽媽，您好！請多多指教。」我恭恭敬敬地向她媽行禮，然後拉緊媽媽的手走出車站，深怕迷失了路。這時，映入我眼簾的人，全都是稀奇而且前所未見的事物。我才恍然知道，我真是個十足的鄉巴佬。

一路上，聽到行人說：「啊！這就是東京。」我真正也有這種特異的感受呢！

由於聽慣了鄉下人那種舒緩的語調，對東京人的腔

調，聽來很覺吃力。東京人說話，真是又急又快。我曾問媽媽這個事，媽媽卻笑著說：「登美，東京就是這個樣子啊！」

現在的媽媽，和住在富山時，全不一樣了。媽媽一口東京下町話，倒也堅定可信賴的模樣。

月薪只抵一支鋼筆

媽媽所介紹的雇主，就在江東區南砂隅田川支流附近的一個家庭。河川的對岸，就是石川島造船所。因為，靠近東京灣，所以，終年飄散著潮水的氣息。

我在九月中旬之後，才住進雇主的家。在這之前，則先留在媽媽家的廚房裡幫忙，實際上就是工作的實習。

最初，主人家給我的工資，是每個月二圓五十錢。以當時的奧利翁調軍來說，最便宜的一種也是二圓五十錢一支。

媽媽問我說：「妳工作一個月，雖僅僅抵得上一支鋼筆的代價，還是要多多的忍耐。」

我在主人家的工作，就如同現在一般家庭裡的女傭。主人是一家大公司的幹部，蓄著一把鬍子，年紀有五十來歲。女主人大約四十歲，原是藝伎出身的，長得非常漂亮。這個女主人，是一開口就要罵人，非常嚴苛的女人。當媽媽帶著我去見她時，她就一臉嚴厲地對我說：「我可不是請妳來玩的，要老老實實的工作。」

稍一休息非打即罵

在這個家裡，每天真有忙個不完的工作。從清晨到深夜，主人家絕不讓我有片刻的休息。稍一偷懶，就要挨罵，甚至於挨打。在這一段日子裡，我因為期從富山來到這裡，一受到主人用東京腔調罵，我就覺得自己真是個沒有用的人。